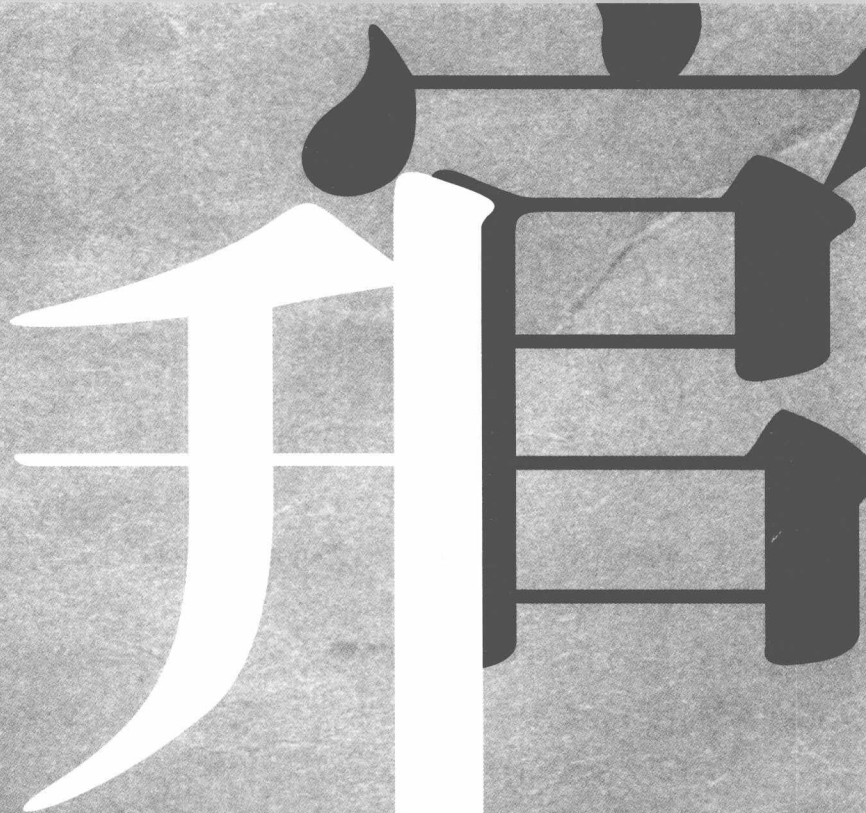


第一部出自官员笔下的
官场现形记

梁佛金 著

出版集团
出版社



梁佛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升官/梁佛金著.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29-591-4

I. 升…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9990号

书 名 升官

作 者 梁佛金

策 划 王志钧

版式设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四方景园五区1号楼)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591-4

定 价 28.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代序

怀有艺术真诚
的写作

贺绍俊

梁佛金的长篇小说《升官》光从题目上看，就知道是写官场那些事情的。图书市场上，官场小说往往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当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仍然大行其道时，当官场仍然缺乏透明度和公开性时，可以肯定官场小说仍然会成为读者青睐的小说样式，不少作家投其所好，都来写官场小说。但说实在的，尽管官场小说出了一本又一本，真正让人们眼睛一亮，感到新鲜震撼的却不多。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还是大多数作家对官场缺乏真正的了解，在想当然地编织故事。《升官》却是少有的一部能够让人们的眼睛一亮的官场小说。虽然小说中也少不了类似于受贿、行贿、告黑状、养情妇等元素，但小说描述的场景和塑造的人物真实可信，贴近生活。我有些惊异，梁佛金似乎不是一位有长期创作阅历的作家，为什么他能够将官场写得如此活灵活现。后来我得知，作者就是官场上的过来人，也就恍然大悟。看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伟人说过的这句话还没有过时。有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实践的确是小说成功的重要条件。

叶大刚是这部小说中最出彩的人物。他是一名基层的官员，虽然长期浸泡在官场，但对官场的一套潜在规则既不感兴趣也不精通，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认真和苦干，赢得群众的拥戴，也受到市委书记郭一民的赏识。为此他吃了很多亏，遭人暗算。但最后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暗中陷害叶大刚的贪官们被

绳之以法，叶大刚再次被重用。市委书记亲自将任命书送到叶大刚跟前，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扬眉吐气的大团圆结局。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却写叶大刚要放弃自己的升迁，因为他在官场的拼搏中深感身心疲惫，哀莫大于心死，心既死去，他知道即使留在官场，也只会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官油。叶大刚这个人物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在现实中不乏叶大刚这样耿直负责的官员，然而这样的官员要想有所作为，就会付出代价。叶大刚在指挥抢险中，牺牲了妹夫，丢掉了儿子，让妻子落下病根，自己也险些送命；升为区长以后，二进“双规”的鹏安楼，害得他最心疼的妹妹失去工作，自己的老母亲被吓病，最终气死。因此叶大刚向市委书记倾诉说自己的心力已用穷用尽了。不得不选择激流勇退。

如果我们以为《升官》仅仅真实地描写了官场生活，表达了真实的官场经验，那就是轻看了这部小说。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官场小说，或者说，这部小说是用官场小说的外壳装置着一个家庭的伦理人情和命运悲欢的故事。叶大刚所生活的家庭是一个复杂的家庭。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艰难地将他带大，为了生存，与王祥家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后来，王祥逃到香港去了，他的三个女儿由叶妈收养，从此，叶大刚多了三个妹妹。这是一个没有血缘却富有伦理的特别的家庭。叶大刚是一位好兄长，保护着王家三姐妹。但兄妹之间没有血缘的障碍自然会萌生出男女恋情。叶大刚最终娶了王家老大阿玲为妻，三妹阿珠却始终不掩饰她对叶大刚的真挚的爱，姐妹之间既是亲姐妹又是情敌。叶妈既要当母亲又要当婆婆。家庭中的成员都具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这使得伦理情感更为复杂细腻。小说围绕叶家复杂的伦理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勾画出一个和睦而又充满矛盾的家庭，揭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在民间的浸润。叶家的充满伦理人情的故事给小说的叙述带来一种润泽感和丰满感，从而避免了单纯讲官场故事时的干涩和扁平。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梁佛金也许还是一位新手，但这部小说表现出了他在文学追求上的高眼界，他对当前的文学也有自己清醒的认识，尤其对那些故弄玄虚、胡编乱造的作品深表不满，认为这样的作品是在强奸读者。他在创作中

就会力图超越这些劣质作品，实现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升官》尽管还有不尽完美之处，但仍是一部较好体现了作者艺术追求的、有着鲜明特色的作品。特别可贵的是，作者是怀着一种艺术的真诚来写作的。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危险品仓库大爆炸后，在爆炸现场建起了一座巨型雕塑，用以纪念在这场抢险斗争中的英雄和烈士。这座雕塑的艺术构思其实就是这部小说的艺术构思：“既是美丽的弱者，又是涅槃的凤凰。构思奇巧，气势恢弘，细节逼真，艺术的真实和真实的艺术都表现出惊人的极致。”作者还借叶大刚之口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期待：“社会变革，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极度浮躁。新人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名人怕被湮没奋起招架，众人追星捧月以填补内心的空虚，装饰自己的品位，便生成了这特定时期的文艺现象。但伟大的时代必然孕育催生伟大的作品，大可不必为一时的现象而拔剑四顾或刻意苛求。”这种期待中包含着自信，也包含着真诚。

目录

第一章	三喜临门	001
第二章	大爆炸	006
第三章	临危受命	014
第四章	火中取栗	022
第五章	新寡	029
第六章	母泪	035
第七章	官之道	041
第八章	探伤	051
第九章	黑马	058
第十章	痴迷	066
第十一章	心病	072
第十二章	走马上任	077
第十三章	厚礼	084
第十四章	谁是大蛇	092
第十五章	摆官酒	095
第十六章	修理大蒜头	100
第十七章	失手葡京	107
第十八章	财神到	115

第十九章	财神飞了	125
第二十章	许官	132
第二十一章	变色女郎	138
第二十二章	嫁祸	146
第二十三章	枕边风	155
第二十四章	功亏一簣	162
第二十五章	玉石俱焚	169
第二十六章	恭喜发财	175
第二十七章	春雨愁人	183
第二十八章	复仇	189
第二十九章	逼良为娼	193
第三十章	家宴	204
第三十一章	借尸还魂	212
第三十二章	大案通天	220
第三十三章	双规	225
第三十四章	救急	232
第三十五章	毁灭	241
第三十六章	换届在即	251
第三十七章	捉奸在床	260
第三十八章	围魏救赵	267
第三十九章	葬母	278
第四十章	梦里百合	288

三喜临门

第一章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乎大半个深圳市的人都知道，叶家育出了三朵姐妹花：大姐王玉玲，二姐王玉珍，三妹王玉珠。

8月4日，是小学教师王玉珠为自己定的结婚日子。

就为这日子，叶妈几天来心里沉甸甸的。客家话“4”和“死”谐音。查了查日历，日值岁破，诸事不宜。能不沉甸甸么！婚姻大事，谁不挑个良辰吉日？这阿珠靓得像刚破苞的春桃，温柔得像刚出笼的糍粑，想娶她的男人可以排满几条街，可她偏偏要嫁又穷又丑的黑子。她说中意就是幸福，你能说不好？代代相传的大红嫁衣看不上，选了套露肩敞胸的西式婚纱。她说是新潮，你能叫她别穿？三天前家里还收了媒婆后生的一大堆见面礼，她把屁股一扭溜了，回来就说要嫁人。她说结婚要有激情，你能叫她不要嫁？阿珠从呱呱坠地起，就是在她的怀里吃她的奶长大的，虽不是亲生，却是心尖上的肉。平日百依百顺，结婚却自作主张。明知拗不过她，又不忍伤了母女情分，只好嘴对心说：“拣日不如撞日，拣日不如撞日。”

十几个年轻姊妹陪阿珠过了一夜。老风俗中的哭嫁免了，满屋欢声笑语。见天光，化妆师来了，众姊妹又围着看新娘化妆，密议着新郎接亲时如何抵挡。

一切准备停当后，叶大刚和妻子阿玲进了房间。大刚在呆坐着想事情。镇

委书记钟诚要调任，接班的是他。他有些激动，又有些茫然。镇长升书记，激动在所难免。可这茫然，夹杂着两重心事。钟诚调任，并非不称职，而是老郝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大刚不知道。耳头耳尾听闻，是钟诚“不识做”。原先并不是让大刚顶，而是另有其人。最后怎么就换了他，他也不知道。钟诚一直和他很好，无话不说。他追问老钟，老钟只是苦笑着说，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大刚百思不得其解。另一重心事是阿珠的出嫁。她既是他的女婿，又是他的老妹。她是他背大的。他们之间有着一种难舍难分的亲情。那种马上要出阁表面高兴内心失落的感觉，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玲却倚着床屏半躺着，甜甜地抚着自己隆起的肚子。二十八岁的她，马上要当母亲了。预产期就这几天。现在肚子已隐隐作痛，伴着频频的腾踢。她是护士，她料想产期可能要提前了。初为人母，有点紧张，更多的是甜蜜。这种感觉也许和丈夫的升官老妹的嫁人差不多。

这时阿珍走了进来，先说了句小妖精化了妆更靓了，接着便半遮半掩地问：“刚哥，听我那位说，你要升了，不知我那位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大刚反问。

“就是，就是——”

“你是说阿华有没有机会升镇长，是么？”阿玲问。

“是，是这意思。做官，不就是搏升么。”

“唉！阿华那人——阿珠说他有点奸，你得提醒提醒呢。就好比你们前年结婚，哪那么多钱买新房置家具？很多人都交头接耳呢！”

“唉呀那是借的！你们说他奸，哪样奸？人呀，乍见人上人，久见百般丑。你看那些大官，那些知识分子，那些明星，哪个不是初见相貌堂堂斯文温顺的？可熟悉了，就知其实是金苍蝇，外面一层金，肚里满泡屎。”阿珍说。

“你这样说也许没错，可他到底是你老公。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叫你提醒提醒，也没错的。还有你自己，别总喜欢胭脂水粉金银首饰的，这些不用钱？养得饱你的肚养不饱你的脸，不是逼老公去扒去贪吗？看大

刚升了，你就想着老公也升，不成这镇长书记都一家人做完？”阿玲说。

“我不就是问问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个不望自己老公升官发财？现在刚哥升了，不就是机会嘛！朝上无人莫做官，厨下无人莫乱钻，刚哥你说的是吗？”

正说话间，门口像是来了群下山的土匪，又是叫喊又是擂门。阿珠在轰轰烈烈的鞭炮声和众人的欢笑声中，给陶黑子的迎亲队伍“抢”走了。

送走了阿珠，叶妈便踏着满院子鲜红的炮仗衣，给女墙上的百合浇水。三十六年前，她嫁到叶家。她把从山上移来的野百合种在家里。客家人素来把生男孩称为白花开，生女儿称为红花开。果然，百合开了，大刚出生了，她说儿子是百合变的。百合开得雪白张狂光明磊落，她说这就是十足的男人花。从此，百合在叶家落了户。每年夏天，百合花开，她的院子就像涌来了一群“白衣秀士”，那是她牙齿最白眼睛最小的时候。她天天浇天天看，天天松土侍弄。不管是出土长苗开花还是只剩下残败的枯梗，也不管是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她都不厌其烦，乐此不疲。

百合早就开过了，现在枝梗已经变得金黄，再过几天，就要截枝埋种了。但她还是勤勤地浇。一勺是阿珠大婚的喜庆，一勺是儿子高升的旺相，一勺是孙子临盆的吉祥。

忽然，她眼前一亮，一朵百合竟然从老枝上绽放出来，亭亭玉立，雪白耀眼。她眼睛立马就眯了牙齿立马就露了，朝屋内大喊：“刚子阿玲，你们快出来！”

阿玲听见喊声，连忙和大刚阿珍从屋里走到院子里。叶妈指着百合花说：“你们看，开了，开了，百合破季开了！”

大刚和阿玲阿珍凑前看花。鲜嫩水灵的百合花，徐徐地舒张着伸展着，微风轻拂，百合弯腰点头，像在施礼，像在倾诉，更像在跳舞。

叶妈笑逐颜开，连说吉兆吉兆，百合花开，保准是我们家要添男丁了！

大刚和阿玲相视而笑。大刚说：“什么花也有反季开几朵的，有什么奇怪？”

叶妈说：“不！百合从来不反季！花有灵性，是来报喜的！”她轻轻抚了抚阿玲的肚子，“要生了！我敢断，肯定是朵白花！”

大刚和阿玲本来就心头溢喜，受到叶妈的感染，便也呵呵地笑。

“拣日不如撞日！拣日不如撞日！”叶妈喜滋滋地说。

忽然一阵乱风，百合狂摆，花柄骤然断了。叶妈连忙用手护着，无奈花已掉下土里，剩下那枝老梗，仍在无力地摇动。

叶妈脸色突变，连说：“吓吓吓！怎么就断了？怎么就断了！”

大刚说：“花反季开得柔弱，经不住风吹，断了就断了吧。”

叶妈捧着花朵，怔怔地看着：“怎么会断？怎么会断……”

这时阿玲痛得难忍，大声喊痛。叶妈这才转过神来：“刚子，快！快送医院，阿玲要生了！”

一路上，叶妈心甜意畅，又是忐忑不安。儿子结婚五年了。他大学一毕业，她就催他结婚，他却执意要送阿玲去读中专，直到阿玲进医院当了护士才结婚。几年来，工作年年评先进，党内年年评优秀。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这晚婚和计划生育年年得奖状。她不要这奖状，她怕这奖会断了叶家的香火。断了香火，她人生不圆满，叶家不圆满，她死后无脸见列祖列宗。可是大刚不急不躁，阿玲辣屁放不出，年复一年，肚子比饿了三年的臭虫还扁。于是她日日给大刚熬汤，让他白天吃了夜里用，老公吃了老婆高兴。终于盼到阿玲的肚子鼓起来了，她又朝朝烧香，隔日杀鸡，硬是把阿玲的肚子灌得像个倒扣的谷箩，看不见脚下的路，连续踩死了几只绒毛小鸭。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大刚陪阿玲去照了B超。叶妈说，不用照，肯定是儿子！不检查我也敢断是儿子！其实是算命佬单眼佛给了她底气，所以她敢咬牙说硬话。阿玲终于要临盆了，这时候的她，比大刚和阿玲高兴一千倍一万倍。可她又萦起了那朵百合，早不开迟不开，偏偏今天开。开就开了，却又无端夭折。花折了，肚子就痛，到底

是祸是福？萦起了这个不吉利的日子，心里禁不住又抽搐了一下。老天爷保佑啊！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可就要了我的老命啊！

“拣日不如撞日！”她心里又在安慰自己说。

车到医院，大刚和阿珍把阿玲推入病房，阿玲皱着眉头喊痛，叶妈喜得手脚没处放，连说快了快了，大刚你快走吧，阿珠的婚礼等着你呢！

大刚犹豫：“阿玲喊痛呢！”

“哪有生孩子不痛的？真是的，不生孩子不知道那个痛。你快走吧，这里有我和阿珍呢！”

“一会就生了，我还是等等吧！”

叶妈佯作生气，说：“你等什么？老婆生孩子你能使上劲？哪有老公看老婆生孩子的！快去帮阿珠办婚礼吧，不办得风风光光，我可不答应哟！”

大刚只好离开医院。他叫司机先走，他心情好，要自己走回去。

他拐到了海边。海风柔柔，细浪柔柔，沙滩柔柔，连几只觅食的海鸥，也显得格外闲悠。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对着海大喊了一声，嗨——儿子——

第二章 大爆炸

市危险品仓库，坐落在南湾水库旁边的山坡上，与南湾镇的居民区商业区只一路相隔。这个仓库，储存着全市运输油料、生产生活用气、化工原料和开山爆破用的炸药。一条铁路横穿而过。仓库旁边，是南湾镇经发公司的六层办公大楼。

穿戴整齐的阿华正急匆匆地往大楼赶。他要去落实一笔钱，然后赶去主持小姨阿珠的婚礼。这笔钱是下午就要拿走的预付款，公司账上空了，他已交代财务老张去催钱。

阿华进到财务室，老张提个尼龙包乐呵呵说道：“银子来了！”

阿华问：“多少？”

老张从包里拿出几捆钱：“十万，现在就拿走么？”

“下午，你先锁好。这可是一笔大数目哟！可不能大意！天塌下来你们也要和它共存亡。”

老张嬉笑着指了指天：“放心吧，塌不了！”

阿珠的结婚礼堂，是过去南湾公社的会场，现在荒废了，却恰巧隔壁就是餐厅，人们就把它做了婚庆宴客的礼堂。这时的礼堂门口，花团锦簇，鼓乐喧哗，阿珠和陶光的巨幅结婚照片特别醒目。人们有的鱼贯而入，有的签名送

礼，有的在观赏结婚照片。

牛牯来了，他是陶黑子的小兄弟，又是陶黑子的情敌，他今天注定是带醋来的，可还是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大金牙和黄猫。大金牙笑着说：“牛牯，阿珠身边站的应该不是你啊！”

两人大笑。牛牯不理睬他们，向礼宾台扔下一个鼓鼓的红包，独自走进礼堂。

镇委书记钟诚的家门口，一台皇冠轿车停着，司机在等。钟诚的老婆满身肥肉，人称单扇门。这时单扇门拿着行李包姗姗而出，见只有司机，便把行李包扔下：“钟诚呢？他没死回来？”

司机接行李：“钟书记正在开会，他叫我送你去。”

单扇门脸一扬：“什么？他不陪我去？他知道我得了乳腺癌吗？”

“书记说初检基本排除，这是去复查。”

单扇门把包袱扔下，双手叉着腰：“什么？排除？医生是在放屁安狗心！肯定就是乳腺癌！这几天我的奶子胀得厉害，就像刚发育时那样，一鼓一鼓地跳呢！还怀什么疑！”

司机偷笑，要把包袱捡起来。单扇门拨开他的手：“他不陪我我不去！天天说忙，日不见人夜不见鬼，忙工作不说累，老婆想要他说累！奶子胀得难受死了，他也不帮我揉揉。你去告诉他，他不陪我去省城，那就去民政局！”

司机哈哈大笑：“阿姨你太风趣了，你快当奶奶了还想离婚？”

“你笑什么笑？我说的是真话，他不陪我病死我也不去。你看他，冲呀杀呀，干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干出点面貌来了，人家又要争他的位坐了，这就叫牛耕田马食谷，阿爸辛苦子享福。他还在说什么组织需要，呸！这年头，老黄牛早就宰光了，连牛皮都做了鼓面了，还在狗吃牛屎当大餐！这样的苦我还没吃够？”

“阿姨，这话传出去了可不好，省城远呢，我们走吧！”

单扇门索性一屁股坐下：“你去请他，他要是不陪我我就拿刀割了这对奶子喂狗！反正奶子没人用了，当个烂布袋扔了算了！”说到伤心处，竟然倒在地上大哭。

司机急了，连忙说：“阿姨别哭别哭，我这就去请钟书记！”车子绝尘而去。

镇委门口，司机停下车就往里奔。钟诚正在开会，见司机急急招手，便走了出来，问：“什么事？”

“钟书记，阿姨一定要你陪她去，正在哭呢！”

“你没见我在开会？你拉她去就行了，发什么羊吊！”

“阿姨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你不陪她去，她就死在家里了，说得街坊邻里都在笑，这对你也不好呀。”

“你告诉她，我要离任了，手头上有些事还没有理顺，马上就要交接，我这时候抬腿就走，人家还以为我闹情绪呢！你和她先去，住两天，我随后过去看结果，需要住院我陪，平安无事了我接她回来。就这么办吧。”

司机便开车回到钟家。单扇门见还是司机一个人回来，未听他开口解释，便关起大门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司机摇门门不开，劝解她不听，犹豫瞬间，只好开车回镇府。

钟诚见司机哭丧着脸又回来，便知道单扇门向他宣战了。他跺跺脚，骂道：“妈的，真是悍妻难娶恶马难骑！”转头喊，“小陈，陈彤你来。”

陈彤出来。陈彤二十六岁，是镇办公室主任。钟诚说：“我要陪老婆去一趟省城复查，会就开到这里吧，有什么事情，你就向叶镇长报告，对了，告诉他，阿珠的婚礼，我去不了了。”

陈彤一一答应着，车走了很远，陈彤才发现钟诚的大哥大落在了会议室。

产房门口，传来阿玲一声声痛苦的号叫。叶妈和阿珍来回踱着步，又是欣喜，又是焦灼不安。

“那么久了，怎么还没生出来？”叶妈自言自语。

“是不是孩子太大了？会有危险吗？”阿珍问。

“唉！行船跑马三分命，坐月女人一命悬，哪个女人生孩子不是死里逃生以命搏命？”忽然又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该死，不该说死！胡说八道些什么！会好的会好的，只是生头胎，慢一点就是了。”

妇产科潘主任开门出来问道：“叶镇长！叶镇长呢？”

叶妈和阿珍连忙迎上去：“怎么样？生了吗？是男是女？”

“有难产征兆！”

叶妈和阿珍吓了一跳，同时问：“难产？怎么办？”

主任说：“胎儿太大，顺产希望很小，再拖下去，我们担心产妇会昏迷窒息，胎儿会憋死！”

阿珍焦急万分：“医生怎么办医生怎么办？你快拿主意呀！”

主任说：“我们商量了，要准备开刀剖腹，如果你们同意，就签字，不能延误了！”

叶妈像给开水烫了脚似的跳了起来：“什么？开刀？不！不能开刀！不能开刀！”

“不开刀危险！请你们尽快决定，不签字我们不能动手术。”

阿玲的号叫声又传了过来，叶妈团团转着，一时没了主意。“开刀”两个字，就像两把刀插在她的心口上，她立马想起了单眼佛。

算命先生单眼佛，曾给她算过一卦，算得叶妈鸡啄米似的点头叹服。她要他给大刚算，单眼佛批了四句话：自幼聪颖，中年坎坷，先贵后富，子嗣单薄。叶妈问：有几朵白花？单眼佛伸出一个指头，便把他的那只光眼闭上了。阿玲肚子一大，她就知单眼佛的卦灵了，又来找他问孙子的卦。单眼佛说：我算命靠排八字，所谓八字，就是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推算出相应的天干地支，年月日时都各有两个字，加起来八个字，这就是命中的八字。现在你的孙子还未出生，而现时有的人出生是开刀的，那就不是天生的时辰，八字就没法